引用格式：黄海松，罗文鑫，张智. 混合战争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影响及对策[J]. 军事高等教育研究，2026，49（3）：14－19.
Huang Haisong，Luo Wenxin，Zhang Zhi. Impact of hybrid warfare on cultivating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among all citizen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J]. Journal of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6，49（3）：14－19.（in Chinese）

混合战争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影响及对策

黄海松，罗文鑫，张　智
（陆军工程大学　军事基础系，江苏　南京　211101）

摘　要：混合战争的概念源于西方军事理论的演进，其强调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的复合运用。近年来，随着安全威胁向网络、社会心理等新型领域扩散，混合战争的“多域复合性”也愈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已难以适应跨域联动、界限模糊的现代安全挑战，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必须向信息、认知等新型领域拓展，实现从信息接收者到主动防御者的转变，从基础生存技能向新型防御能力的跃升，从单一爱国情感到理性自觉担当的升华。当前，“跨界模糊性”与国民认知“迟滞性”、技能需求“高技术性”与培育手段“低赋能性”、责任主体“多元广泛”与参与机制“零散碎片”、制度设计“路径依赖”与安全环境“快速演变”的矛盾问题，严重制约了混合战争下全民国防素养的培育工作。为此，应从推动认知更新、强化技术赋能、激发系统合力、破除制度依赖四个维度，重塑全民国防素养培育新格局，提升全民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的国防素养。

关键词：混合战争；国防素养；素养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4043（2026）03－0014－06
DOI：10.3969/j.issn.2097－4043.2026.03.003

Impact of Hybrid Warfare on Cultivating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among All Citizen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HUANG Haisong，LUO Wenxin，ZHANG Zhi
（*Department of Military Foundation*，*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Nanjing* 211101，*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hybrid warfare originat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military theory，emphasizing the composite application of military and non-military means. In recent years，as security threats have expand into new domains such as cyberspace and social psychology，the “multi-domain complexity” of hybrid warfa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traditional concep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re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for addressing cross-border，ambiguous modern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must expand into new domains such as information and cognition，achieving a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receivers to proactive defenders. This entails elevating basic survival skills into new defensive capabilities and singular patriotic sentiment into rational，conscious responsibility. Currently，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cross-border ambiguity” versus the public’s “cognitive lag”，the “high-tech nature” of skill demands versus the “low-empowerment” of cultivation methods，the “diverse and extensive” responsible entities versus the “fragmented and

收稿日期：2025－10－10；**修回日期**：2025－12－08
第一作者：黄海松（1978—），男，安徽涡阳人。陆军工程大学军事基础系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国防教育、军事训练研究。
通信作者：罗文鑫（1998—），男，湖南娄底人。陆军工程大学军事基础系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国防教育、军事训练研究。

scattere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versus the "rapidly evolv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everely constrain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for all citizens under hybrid warfare. Therefore, a new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should be reshaped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promoting cognitive renewal,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stimulating systemic synergy, and breaking institutional dependency. This will enhance the public's defense literacy in face of the threats of hybrid warfare.

Key words: hybrid warfare; national defense literacy; literacy cultivation

全民国防素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在国防领域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覆盖知识、技能、意识、观念和行为等多个维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国防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由于传统军事冲突与网络攻击、信息操控、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社会心理干预等非传统手段不断融合，国家安全日益受到"多领域、混合态"威胁的冲击，国家之间的对抗逐渐演变为混合战争，传统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要厘清当前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具体面临何种新挑战，必须先明确"混合战争"的概念和特征。"混合战争"的概念源于西方军事理论，强调常规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经济、信息、社会、心理等非军事手段的混合运用[1]。与传统的单一领域对抗不同，"混合战争"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显著的"多域复合性"：从领域维度看，它横跨军事域、政治域、经济域、信息域、社会域和心理域等多个领域；从手段维度看，它实现了不同攻击手段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有效协同，如通过网络攻击窃取关键信息，从而为舆论操控提供精准切入点[2]。此外，"混合战争"还具有突出的"界限模糊性"，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较为清晰的平战界限，对抗不再局限于物理战场，而是深度嵌入国民日常生活，行动隐匿且难以甄别[3]。这种跨域复合、无孔不入的战争形式，显然让根植于传统军事冲突形态下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难以为继。

环顾全球，世界各军事强国均非常重视全民国防素养的培育，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培育模式。例如，以色列的"生存主义"模式，植根于安全危机意识[4]；美国的"社会嵌入"模式，主要依托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项目与社会化动员，实现军民深度耦合[5]；俄罗斯的"国家主导"模式，则是以国家意志强力塑造国民精神[6]。审视我国，加强全民国防素养培育，是党和国家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复杂国际环境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基础性工程[7]。然而，混合战争所特有的多领域复合对抗与平战界限模糊等特征，使得国家安全的维护不再仅依赖于传统的军事防御，而是日益延伸到国民的思想认知、信息辨别能力以及日常行为选择之中，这对我国传统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亟须总结当前混合战争对我国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内在要求，梳理混合战争背景下全民国防素养培育面临的具体问题，为我国建设适应新形势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提供可参考的对策与建议。

一、混合战争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内在要求

当前混合战争的跨域联动性和界限模糊性，彻底改变了安全威胁的作用方式。相对于传统军事冲突，混合战争的对象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国民，战争方式也更加隐匿，仅靠情感认同已难以应对[8]。因此，需要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目标、内容体系与理念进行系统性调整。

（一）调整培育目标，实现从信息接收者到主动防御者的转变

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下，国民主要扮演"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国家通过单向的宣传教育向国民普及国防知识。然而，混合战争的界限模糊性正在彻底打破这种"单向传输"模式。当网络攻击、信息操控的目标直指普通国民时，国民继续扮演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就存在一系列安全风险。一方面，国民因缺乏主动的信息辨别意识，会在无意识中接收并传播虚假有害信息，扩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民作为社会整体防御网络的"神经元"，一旦大量"坏死"，社会整体防御效能也将崩溃。因此，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目标必须实现从"被动接收"到"主动防御"的根本

性转变。

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全体国民从国防教育的“客体”转变为国家安全的“主体”。首先，要培养国民的“威胁识别能力”。这代表着国民需要对网络虚假信息、钓鱼短信链接以及煽动性言论等新型威胁具备敏锐的洞察能力。例如，能够识别出一则看似普通的网络谣言，实则旨在引发社会恐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属性。其次，要培养国民的“主动应对能力”。这意味着国民不仅要知道威胁“是什么”，更要清楚“怎么应对”威胁。例如，在成功识别某一事件为信息操控后，自己能够按照清晰的流程进行举报，乃至主动传播权威真实的信息去澄清谣言。最后，要实现从“个体防御”向“集体联防”的升华。积极利用社区、单位、网络社群等集体组织，将分散的个体防御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张覆盖全社会、能够快速响应的“神经末梢”网络，使得多域混合的安全威胁在坚固密集的社会防御网中寸步难行。

（二）改进培育内容，实现基础生存技能向新型防御能力跃升

混合战争所具备的多域复合性，要求国家防御体系必须能够应对来自物理域、信息域等多领域的攻击。传统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其内容主要为自救互救、轻武器操作、军事理论教学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此类基础生存技能在应对传统的军事冲突时作用显著，但面对物理域、信息域等多领域协同攻击时则会显得“力不从心”。这就要求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内容必须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实现从“基础生存技能”向“新型防御能力”的跃升。

培育新型防御能力需从三个维度发力：第一，增加“数字防御”内容。国民通过学习数字防御内容，能够逐步培养形成包括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络威胁识别、数据安全保护等能力在内的现代数字素养。第二，嵌入“信息甄别与心理防御”内容。提升国民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有效应对混合战争的关键，必须系统地向国民普及信息传播规律、舆论生成机制、常见信息操控手法等相关知识，让国民对所见所闻形成一种健康的“批判性质疑”，自觉做到追溯信源、交叉验证，主动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逐渐形成“心理抗体”。第三，强化“社会韧性”内容。混合战争的重要目标是制造社会对立，造成信任崩溃和全民心理恐慌。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国民心理建设、提高社会协作程度，因而要强化社会心理学、社区协作机制、危机群体行为管理、心理调适与抗压能力训练等与增强社会韧性相关的内容。由认知清醒、心理坚韧、协作密切的国民组成的社会，才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和手段的安全威胁。

（三）转变培育理念，实现单一爱国情感到理性自觉担当的升华

爱国主义是全民国防的永恒基石与精神内核。然而，在混合战争的复杂背景下，仅依赖单一而朴素的情感驱动，潜藏着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存在“被利用”的风险，敌对势力非常善于利用精心设计的舆论陷阱，将国民朴素的爱国情感扭曲为不理性的情绪对抗，从而达到瓦解社会信任的目的；另一方面，情感驱动本质上较为脆弱，容易因为舆论环境变化而动摇，且无法转化为有效的防御行为。因此，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必须实现从“爱国情感”的感性召唤向“自主行动”的理性担当的升华。

这种升华的本质，是将爱国主义从一种外在的情感召唤内化为国民自觉的担当责任。首先，它要求从“情感认同”走向“理性认同”。国防教育不能止步于讲述英雄故事、激发民族自豪感，而是要深入阐释国家安全的复杂性、混合战争的内在机理以及个人与国家安全的命运关联。当国民意识到澄清谣言是在守护国家安全时，其行为便有了理性支撑，不会轻易被片面情绪所左右。其次，它要求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作为”。在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国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做到行为自觉。例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融入信息安全教育，普通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最后，它要求从“宏观叙事”走向“微观建构”。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而是由无数微观个体的安全行为共同构筑的。培育理念的转变，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安全的共建者。多一个人自主担当，国家在多域混合安全威胁下的防护网就多一份力量。

二、混合战争下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矛盾问题

混合战争不止于物理维度的威胁，其跨域、模糊、隐匿的属性已然暴露出传统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与新型安全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

盾深植于认知、技能、治理、制度等维度，共同制约着全民国防防御网络的有效构建。

（一）安全威胁“跨界模糊性”与国民认知“迟滞性”之间的矛盾

国民的安全观念与混合战争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之间存在着显著脱节，这是构筑牢固全民国防防线的首要障碍。混合战争中的信息操控、网络攻击等手段往往深度嵌入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其行动隐匿且意图模糊，使公众很难将一场文化渗透事件或一次网络舆情鉴别为“战争行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基层调研也佐证了这一判断。调研显示，民众对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关注度高，但对生态、海外利益等新型安全领域关注较少[9]。更为具体的例证是，据公安部公布的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当网络上出现“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等虚假险情信息时，大量民众在事件初期不辨真伪甚至积极参与传播[10]。这表明，大多数国民的国家安全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传统的“有形战场”，对于混合战争威胁的认识存在严重的迟滞[11]。

（二）技能需求“高技术性”与培育手段“低赋能性”之间的矛盾

混合战争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要求国民成为一名具备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主动防御者”。然而，我国目前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在技术支撑上严重不足，培育手段与技能需求之间存在深度的供需矛盾。首先，培育内容更新滞后。传统的国防素养教育以军事内容和基础国防知识为主，专业性强、建设周期长，对非传统安全缺乏关注[12]。而网络攻击手段和信息操控策略的演变速度极快且难以预测，导致现行的国防教育普遍存在“学难致用”的困境。其次，培育平台建设缺失。国民的数字素养和威胁识别能力必须在贴近实战的情境下反复锤炼，才能得到巩固。但现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相关设备环境几乎是空白，平台建设严重滞后。最后，专业资源下沉不足。国家级的网络安全团队、顶尖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掌握最前沿的案例、拥有丰富的对抗经验，但却未能将其有效转化为通俗、接地气的公共教育产品，专业资源实则被“束之高阁”。“低赋能性”的培育手段，导致国民在面临混合战争冲击时表现出知识不足、能力脱节的问题。即使国民能够意识到潜在的威胁，也会因缺乏相应的支持而无法将意识转化为有效的防御行为。

（三）责任主体“多元广泛”与参与机制“零散碎片”之间的矛盾

应对复杂的混合战争，本需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织就一张政府、企业、社区、国民等多元责任主体共同担当的坚实防护网。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全民的国防教育责任几乎都集中于政府和学校教育系统，其他社会主体大多处于“被动响应”或“象征性参与”的状态。例如，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展的“数字助老”“反诈宣传”等公益活动，虽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但大多定位为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未能有效地融入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整体体系。一方面，政府的“过度包办”客观上限制了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活力的发挥；另一方面，相关社会主体也自认处于“被要求”的客体地位，参与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往往也是象征性、临时性的，而非源于内在责任的主动担当。多元主体力量的协同失效，直接消解了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整体效能。事实上，各类社会主体都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政府制定政策、牵引方向，企业拥有技术和资源，社区连接基层末梢，国民个人则是整个防护网的“神经元”。然而，当前碎片化的参与机制无法整合多主体的优势，导致难以形成应对复杂多域威胁的系统合力。

（四）制度设计“路径依赖”与安全环境“快速演变”之间的矛盾

我国现行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是在长期应对敌对势力传统军事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且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成功同时也带来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体系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架构、资源配置模式和考核标准都更适配于传统模式，且重塑起来十分困难。但是，在混合战争背景下，新的网络攻击技术、舆论操纵手法和社会渗透渠道层出不穷，快速演变的安全环境与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例如，一项法规从修订到出台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某种新的信息操控手段可能只需几个月就能够席卷全球。又如，某个单位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效能考核可能更侧重于活动场次、参与人数等指标，而非个体数字素养、威胁识别能力等实质性维度的提升。对现有制度的惯性依赖，是阻滞整个体系创新的深层次障碍。国家的顶层设计并非没有考虑到混合战争的影响，而是许多先进理念沿着制度阶梯

向下传导时被不自觉地框进了传统框架中。

三、混合战争下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对策建议

应对混合战争的复杂挑战，必须突破对传统路径的依赖，进行一场全领域、深层次的培育体系改革。着眼于上述的矛盾问题，我国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应致力于推动认知更新、强化技术赋能、激发系统合力、破除制度依赖，从而实现培育体系的全方位升级，构筑起与新型安全威胁相适应的全民防御网络。

（一）推动认知更新，破解国民认知滞后困境

当前，全民国防素养培育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国民安全意识的更新速度落后于混合战争威胁的演变速度。因此，必须着力打通“安全威胁”到“国民认知”之间的堵点，建设一套快速响应、深度内化的认知更新机制。一方面，要消除信息壁垒，建立“随案教学”的快速响应机制。改变过去依赖传统教育内容、更新缓慢的模式，注重将一线中发现的案例第一时间转化为教学素材。建议由国安、网信等部门牵头，联合教育部门定期整理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网络攻击、信息操控等相关类型案例，生成通俗易懂的警示通报和教学材料，并通过官方媒体矩阵进行多路径精准推送，确保国民对新型威胁始终保持正确认识。另一方面，要变革教育模式，推行“入脑入心”的国防教育[13]。国防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被动灌输”的层面，必须引导国民在亲身经历中逐步形成自觉防御意识。建议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增加“新型威胁识别与处理”实践模块，组织学生对典型威胁案例进行辨析；在政企关键岗位人员的培训中，常态化开展反威胁模拟对抗演练；在社区的国防教育活动中，将新型威胁与国民日常工作、生活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在“做中学”，逐步使国民形成应对多域威胁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自觉。

（二）强化技术赋能，打造素养培育数字基建

面对全民国防素养培育平台缺失与专业资源下沉不足的问题，必须强化技术赋能，聚力打造全民国防素养培育的数字基建。第一，为破解“学难致用”的困境，必须建设开发面向全民的、进入门槛低的沉浸式模拟演练平台，为国民自主学习“搭台”。平台可实现信息对抗、网络防御等多场景的实时交互，国民可通过智能交互、沉浸式地反复演练，不断锤炼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14]。第二，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云计算技术，搭建直至“神经末梢”的智能舆情防御矩阵。通过该矩阵的全员快速响应机制，将舆情、谣言等最新威胁动态及相应的处理方法第一时间推送至基层治理单元，实现主动“快速辟谣”。第三，建议利用大数据分析不同人群的国防素养短板，运用算法加权推荐技术重构国防内容的传播生态，并通过流量倾斜政策提升“深度国防”的话题权重，针对不同人群精准推送相关内容[15]。第四，创新实施“青年星火”培育工程，孵化一批国防垂直类自媒体博主，采用虚拟制片与数字孪生技术开发元宇宙教学场景，并支持新生代创作者运用“游戏化叙事与黑科技解密手段”助力国防话语体系的重构，以国民感兴趣和易接受的方式培育国防素养。

（三）激发系统合力，构建多元协同防护生态

混合战争下，必须避免单一主体的“独角戏”，要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形成系统合力，构建起多元协同的防护生态[16]。一方面，要从各类主体拥有的独特优势出发，建立“国防责任清单”制度，明确界定企业、媒体、社区及个人在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中的法定义务，压实其“防守责任”。例如：针对教师这一基础教育核心节点，应将教师自身的国防素养纳入教师考核体系，对表现优秀者给予资源倾斜，以推动其提升对学生国防素养的培育实效[17]；针对“关键意见领袖”这类网络空间传播中心，则可以推行“国防宣传官”认证制度，通过算法加权推荐与创作基金激励等措施，鼓励其制作契合国民兴趣和情感共鸣的相关宣传作品。另一方面，在责任明确的基础上，必须瞄准统一的目标，加强各类主体之间的协同，汇聚防御系统合力。例如，联合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主体，建设一个能够实现跨区域、跨部门有序共享、交换与协作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资源中心”[18]。依托中心，既可以在线上实现课程、实例及技术等资源的共享与更新，也能够在线下组织全国范围的演练和竞赛。

（四）破除制度依赖，健全国防教育政策机制

制度是全民国防素养培育最关键的要素，决定着整个培育体系的活力。因此，必须破除对现有制度的依赖，健全相关的政策机制，为全民国防素养培育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应对混合战争提供根本遵循。要

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将混合战争、“非传统安全”等相关概念纳入立法范围，并进一步细化各类社会主体的法定责任与义务。其次，优化组织协同架构，为应对混合战争做好组织准备。要打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一个跨领域的联动机制，统一协调各方行动，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再次，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为应对混合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不管是孵化培育平台，还是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都离不开资源的投入。因此，必须改善资源配置方式，确保经费的有效投入。最后，重塑考核评价标准，为应对混合战争打牢效能基础[19]。要彻底改变以“参与人数”和“活动场次”为标准的表面化、过程性考核，建立以“能力提升”和“实际效果”为核心的结果导向评价体系，用接近实际情况的检验结果不断倒逼整个制度体系的破茧升级。

四、结语

混合战争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安全范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转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平战界限的消弭、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的融合以及安全威胁的模糊化，这对基于传统安全观念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研究表明，应对该挑战不能仅依赖于对现有体系的局部调整与边际改善，而必须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根本性的重塑。第一，认知层面必须超越以国土边界和传统军事冲突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确立既包括传统军事又涵盖网络、社会心理等多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二，能力层面必须改进以基础生存技能和知识灌输为主的培育模式，构建以数字素养、信息辨别与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新型能力体系；第三，治理层面必须改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全民防护生态；第四，制度层面必须破除对传统刚性制度的依赖，建立能够快速响应威胁演变的动态适应机制。应对混合战争关乎国家安全根基，构建与混合战争相适应的全民国防素养培育体系，必须在认知、能力、组织与制度等维度实现系统性升级。

参考文献：

[1] Hoffman F.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ise of hybrid wars[R]. Arlington: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47.

[2] 陈翔. 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J]. 国际论坛,2024,26(1):22－39,156.

[3] 吕学志,程双平,许长朋,等.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混合战争建模方法[J]. 火力与指挥控制,2025,50(8):38－46.

[4] 张乃千,张帆.“小身躯”里蕴含大能量:从巴以冲突看以色列战争动员体系[J]. 军事文摘,2024(7):37－42.

[5] 李志强. 美国青少年国防教育略览与思考[J]. 中国青年研究,2007(9):82－84.

[6] 沈倬丞,高凤兰. 历史记忆与国家意志:俄罗斯“二战史观”教育的主旨及意义[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3):70－79.

[7] 廖灵丹. 情感动员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的价值、逻辑与路径[J]. 军事高等教育研究,2025,48(1):18－23.

[8] 熊光清,陈飞. 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J]. 国际论坛,2024,26(3):23－42,155－156.

[9] 周洪松,郑廷,秦志华. 河北经贸大学:在邢襄大地播撒“安全种子”[EB/OL]. (2025－07－10)[2025－09－01]. https://share.app3.jyb.cn/news_d/d9a895289b2f4f60d95e6bd3b37837ac.

[10]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 公安部公布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十起典型案例[EB/OL]. (2025－08－28)[2025－09－01]. https://www.gdzf.org.cn/index/zfyw/content/post_185967.html.

[11] 韦文英,李晓倩,吕春阳. 我国国家安全教育现状与应对[J]. 国家安全研究,2024(2):88－112,152.

[12] 李波. 基于国家安全的国防教育对策[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增刊1):108－111.

[13] 云宇龙. 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公共价值识别、创造与实现[J]. 军事高等教育研究,2025,48(2):34－40.

[14] 王贤卿.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J]. 红旗文稿,2023(17):21－24,1.

[15] 许昌斌,许娟. 全民国防教育融媒体产品的传播路径研究[J]. 传媒,2024(13):85－87.

[16] 韩娜.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协同建设路径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41(6):145－150.

[17] 方伟,黄玉学. 高校一体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刍议[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8):38－41.

[18] 李明. 数字赋能全民国防教育[J]. 红旗文稿,2022(15):23－26.

[19] 常宇豪. 新文科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改革探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30):52－56.

（责任编辑：高　娟）